

诗和
远方

塞纳河边的五星红旗

(外三首)

□康乔华

八月的巴黎，被圣火点燃
让出征的中国运动健儿
亮相世界
每一个追寻五环之光的画面
都令人瞩目，那些拼搏与梦想
带着嘱托亢奋沸腾
激起的回声，凭某种
精神和追求
昂扬共振时代呐喊的胸腔

在塞纳河边，当五星红旗
缓缓升起，激情与向往
唱开了奥运赛场上
一个个壮丽的历史片断
一场体育盛宴，一次又一次地
完成自我超越
他们用忠诚和赤诚
构筑了让全世界人民
都能看到的
一座祖国的丰碑

巴黎上空的中国红

国歌在云霄响彻之时
五星红旗升起一次
金牌落在中国运动员身上

在这之前，父亲以一个挺举的姿势
大姐在雪地一个速滑的跨越
二哥的最后一声枪响
塞纳河的游艇，码头的喧嚣声
戛然而止
巴黎的上空全都铺满中国红

这样的日子尽管短暂
却又十分难忘
一天的阳光都是兴奋
一次次听见国歌的奏响
激越的音符
将我的思绪带向巴黎各个角落
想起那个手到擒来的项目
我的自由泳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尽情发挥
紧紧握住第二块金牌的手
在奥运的梦中笑醒

塞纳河边

塞纳河边，许多凝视与展望
为一片中国红写满传奇
奥运赛场上，中国运动健儿
用信仰和意志打造
叱咤风云的历史，当国歌响起
面对五星红旗，把流年往事
融进自己的心跳里
体会无所不在的祖国

在巴黎，一片传承早已注入
激越旋律，那些拼搏奋斗
演奏的交响横扫寰宇，大地回放
幸福被爱的分享，在现场
与中国红默然对望
就懂得了它无比的深刻隽永
昂首阔步的方向
一次次地
迸发出豪迈与激情

花朵

枝头的花朵鲜艳着
鸟儿在她的额顶鸣叫

烂漫时，她把心藏在鸟语里
将渴望挂在五环上
让幸福从根茎直上放飞光芒
四面八方之风
让八月的火焰庄严而辉煌

她红色的蕊包裹着坚心
等待着一份自由和飞翔
将信仰
紧紧地握在手心



老将为何总让我们热泪盈眶？

□韦莎妮娜

随笔
漫谈

仅仅 29 分钟，61 岁的倪夏莲结束了她的第六次奥运之旅。

在 7 月 31 日的乒乓球女子单打 32 强赛中，这位卢森堡老将对阵 23 岁的中国选手孙颖莎，隔着一张网，是“世界第一”与“世界唯一”之间的惺惺相惜。

当倪夏莲挥挥手告别时，南巴黎竞技场的观众起立，用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向这位传奇老将致敬。

在这个世界最强的竞技场上，从来不缺传奇。人类，宇宙中普通又渺小的碳基生物，一直在突破着肉身的极限，大胆地向造物主展示何为“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

逼近极限的速度、绝对的力量、精湛的技巧，常常让人发出“人竟能如此”的感慨。在竞技体育中，年轻的躯体拥有绝对的自然统治权。但是，哪怕曾经是曾经统治着某个领域的王者，也不可挽回地随岁月老去。才 17 岁的全红婵，也在近日的采访中怀念起了过去更轻盈的自己：“动作越来越沉重了，完成度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竞技的残酷，在此刻暴露无遗。

反应力会渐钝，爆发力会衰退，所幸仍有人像宣吉诃德一样手执长矛，对抗地心引力。当 61 岁的倪夏莲打出 360 度神仙球，当 49 岁的丘索维金娜纵身一跃，当 39 岁费尔南德斯依然在奥运会篮球赛场上为梦想奔跑，我们好像忘了，时间会走，岁月会流。

有人问，老将为何总能让人感动到热泪盈眶？因为在他们身上，人类的顽强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地心引力向下，也要挺直饱经风霜的身躯，拼尽全力、赌上一切，尽可能向前向上。

三度奔赴奥运会的举重名将石智勇，今年也迈入了而立之年。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30”是一个坎。严重的腰部伤病困扰着这位大力士，在备战巴黎奥运周期中，他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训练，也鲜少在国际大赛中亮相。在媒体最近的采访镜头中，石智勇熟练地趴着操作着针灸仪器。记者说，“他熟练得就像在操作游戏机的手柄”。

对于老将而言，想要一直保持巅峰的竞技状态，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新

人猛，岁月无情，唯有心底的信念之火迟迟不肯熄灭。8 月 3 日的巴黎奥运乒乓球女单决赛，现场的巨大压力快溢出屏幕。陈梦一板一板地攒，一局一局地拿，网那边的她微微皱着眉，全神贯注得像一只猎豹，稳稳拿下了金牌。

在看陈梦和孙颖莎的金牌争夺战时，我想起了在四月世界杯男子单打冠军那场决赛。36 岁的马龙在落后林高远三局的时候，在暂停时贡献出了一系列神级微表情。网友们一帧一帧、一张张放大看，那张白皙的脸上没有沮丧和绝望。再抬头，马龙双眼久久注视着赛场，眼里有火，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随后的故事，我们也知道了，这位超级全满贯得主、日媒称之为没有弱点的“六边形战士”，使出了兵器库里不常见的战术，逆境翻盘改写比分，拿下了自己的第三个男子单打世界冠军、职业生涯第 30 个世界冠军。

赛后，媒体解读马龙那半分钟独处的唇语，发现他对自己说的是“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从鞍山小马，到此侗世界乒坛的名

将，马龙以超强的信念诠释了什么叫“只要心怀热爱，任何时候都是当打之年”。当所有人都觉得东京是马龙的最后一站，他的脚步已经抵达了巴黎。谁还记得，至今还六点起床晚上练三节的马龙，已经进入国家乒乓球队 21 年了呢？

我们致敬老将，我们更心怀感激和如此优秀的他们同在一个时代。因为他们的现役，陪伴我们走过漫长又懵懂的青春，拯救了琐碎又无奈的中年。也因为现役，老将的比赛是“看一场、少一场”，我们才会格外珍惜。倘若我们把人生量化，活到百岁，充其量也不过看 25 届奥运会。我常常想，在老掉牙的时候，跟儿孙说起那年夏天的几场好球，说起刘翔的百米跨栏，说起全红婵的水花消失术，说起羽生结弦冰面上的纵享丝滑，那感觉会不会像是坐上了时光机，嗖地一下就和时间打了个平手？

不，和时间打了个平手的那个人，是老将们。不过我觉得，在时间面前，他们略胜一筹。

手电筒的夏天

□崔立

真切。

母亲拧开手电筒，照亮了眼前的路。我说一起去看看。农村的夜只要没有月亮，那就是一片漆黑，后来在课本里学到伸手不见五指，我有最真切的体会。好在那个晚上还是有月亮的，还有手电筒的亮光，和内心向往的期盼，我竟觉得这夜还特别特别的亮。

去得还真真是时候。

新娘子说要回一趟家，很着急的样子。不是很远，骑自行车就是七八分钟的事情，公公婆婆不放心她一个人。哪怕新娘子说，她以前也骑过这样的夜路，不要紧的。更何况又停电了，在他们纠结不已的时候，看到了母亲。母亲很快听清了原委，说，让聪聪陪美琴去吧，多个人多个伴儿，不要紧的。美琴是新娘子的名字，聪聪是我的名字。我那时上初中，每天骑十几分钟自行车来回家里和镇上的中学之间。

那一晚，我在前面骑着自行车，车把上牢牢固定着手电筒，后面跟着骑自行车的新娘子。我听见夏风在耳边呼呼地响，手电筒的灯光随着自行车的晃动

而晃动着，月光也在照亮着我前行的路。我难得走这样的夜路，边骑，心里莫名地还有几分兴奋。

走了一条长长的路，从一个小路口右转弯了一段路，再左转上另一条路。接亲的时候，我去过新娘子的家，乡村的路我一看就知道下回怎么走了。

快要到了，有一束光远远地朝我照过来，晃眩着眼睛。这是谁呀？因为停电，这大夏天的，这条路上的居民都出来了，三三两两地在聊天，比刚刚走的没什么人的小路一下子热闹了许多。

我不由地将自行车停下，拿着手电筒也朝那个照我的方向照了照。我们互相在对着“敌对分子”一样照着对方。这不是那个谁呀！新娘子骑到了我前面，停下来，指着那个同样拿手电筒的一个小女孩对我说，我妹子，又指着我说，那个，我隔壁的邻居，算是我侄子。新娘子说得倒是没错，按辈分，我叫新郎是叔叔。可不就是侄子嘛。那个看上去比我还小的的小女孩不由得笑了，说，哦哦，侄子。我瞪大了眼睛。这世间的事情就是那么奇妙，多年

后，我在城市里认识了一个女孩。看着熟悉。接触后，才发现我们居然来自同一个地方。追根溯源，她的堂表嫁到我隔壁，对不对，这不就是那年用手电筒照我，我用手电筒反照她的那个小女孩嘛。

时光匆匆。徜徉在这千岛湖的酒店里，我对着这个当年的小女孩，如今女儿也都超过了我们那时的年纪。她还时不时调皮地让我唤她阿姨，我笑说，你就这么想做阿姨啊。她像那年一样得意地说，哦哦，侄子。

行走在这片千岛湖惬意的夜景中，月亮高高挂着，手电筒晃晃，不时射进近处的路上、灌木丛中，不远处的湖面上，或是更远的山上，照出了一道道美丽的光影。

真美呀。我说。
谢谢。她说。
我呵呵笑。
叫阿姨。她也笑。

月光谣

□乐川

的另一端钻出，大地又澄澈如初。

奶奶不光说月光谣，还有荧光谣，清水谣，采茶谣，卖酒谣，好多好多，好像她脑子里装着说不完的童谣。她也有时候让我们猜谜语，什么“上八不是八，下八才是八，十字中间坐，救命皇菩萨”，什么“千条线，万条线，落到地上看不见”。后面这个我们很快就猜出是雨。前面那个我们很久猜不出，她就会拿着蒲扇，轻轻拍一下谁的脑袋，说，“你们才笨哪，天天吃的饭就是它煮出来的啊！”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是“米”字。然后奶奶就得意地笑。奶奶也会给我们讲故事，当然，首先是与月亮有关的故事。说月亮里只有一座宫殿，宫殿里只住着一个人，那个人叫做嫦娥。嫦娥是人间的一位美女，很久以前，因为误服了会飞的仙丹，飞到了月亮上，她飞上去的时候，只带了一只兔子。每当月圆的时候，她就会带着她的兔子，到广寒宫前的桂花树下乘凉。这时候，小伙伴们就安静下来，出神地辨认着月亮里哪是桂花树，哪是嫦娥，哪是兔子，心疼着孤独的嫦娥，想着哪一天，也能飞到月亮上看看嫦娥。奶奶也会告诫我们，不能用手去指月亮，指了月亮耳朵会缺的。我们没问为什么，大概是指了月亮，嫦娥姐姐会生气吧。

月光明亮的夜里，除了我们不时发出的笑声回荡在夜色里。夜的伴奏也是

很丰富的。稻田里的蛙声，一阵一阵的，好像有人指挥的合唱。只要巷子里响起脚步声，附近的狗就会叫起来，接着，全村就是一片狗吠声，连对面山上人家的狗也远远地跟着叫起来。院旁的草丛里，像百草园里说的“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但这些歌唱常被我们忽略掉。那些蝈蝈，蝈蝈，蟋蟀，吱吱喳喳的，合成了时高时低的声音。有时，猫头鹰会猛地发出一串由缓到急，又由急到缓，然后像划了休止符一样急促停下的声音，古怪又令人惶恐。我更喜欢听的，还是村口那位大哥拉二胡。有月的晚上，有时他就会拿了二胡出到村边，坐在我家那块稻田旁边电杆下的大石头上，拉那首有名的“十五的月亮”。声音深沉，悠扬，而又远远地回响在村庄上空的月色里，还交织着一种莫名的沧桑感。那幅一个黑影独自坐在月光下、稻田边、石头上拉二胡的图画，长久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最热闹的是八月十五的晚上，这天，大家都回来过中秋节了，一家老小十多人。吃了晚餐，银盘似的月亮已升得老高，爷爷就会把叔叔、姑姑们买回的月饼、水果摆在院子里供月亮，还会沏上三杯供茶，在院墙下点上三炷香，香烟缭绕缭绕消失在月色里。这天晚上，奶奶一般不会讲故事，也不会再念童谣，而是听叔叔和姑姑们讲他们在

外面打拼的见闻故事，再就是忙里忙外地去烧茶。大家坐院子里聊天，逗小孩，讲笑话，吃月饼，任那轮圆圆的月亮在天上飘，直到夜深月斜。

有些月夜，我们也指望不上奶奶给我们讲童谣，那就是奶奶那些伙伴们来家里玩的时候。七八位奶奶，一人拿一把蒲扇摇着在院子里聊天，时不时发出哈哈的笑声。聊到中间，奶奶就会去张罗打油茶。这样的夜晚，我们就会邀上小伙伴们，消失在大人的视野里。或者去校园里捉迷藏，或者去村边的榕树上捉知了，或者去田洞里捉萤火虫。最好玩的是去河边钓鱼。常常是玩到月亮躲到了村后的树林里，夜色逐渐地暗了下来，才满头大汗地跑回家，端起奶奶留在桌上的油茶，咕咚咕咚地喝一大碗，再去洗澡休息。

“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奶奶念童谣的夜晚，月亮总是那么圆，风总是那么凉爽，人们总是那么快乐。然而，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转眼奶奶已整整去世 20 年了，那首月光谣，还有奶奶念童谣的月夜，仍时常电影似的，在脑海里回放。

慢
时光

夏天去千岛湖旅游，在酒店抽屉看到一个手电筒。多年生活在城市，这是许久未见的稀罕物了，多少沉睡在脑海中的点点滴滴美好回忆一下子也扑面而来。

那时住在农村，停电是家常便饭。吃着晚饭呢，突然灯灭了，屋子里一片漆黑。好吧好吧，只有把蜡烛拿出来了。桌子上还有没有擦去的蜡油，又浇了些蜡油，刚好竖在了上面了。蜡烛是方便的，门关上，风刮不到，雨也淋不到。走路就不行了，那必须要手电筒了。家里那个银色手电筒，和最早上市的大哥大那么大，还很沉，里面装着两节硕大的 5 号电池。

开关一拧，一束光急速射出，瞬间照亮了脚下的路，也一定程度上照亮了不远处的房屋、树木、河流。

那时也是夏天。母亲去隔壁邻居家看看，他们刚来一月的新娘子，新郎去城市打工了，家里老父母在。母亲和他们关系好，还沾点亲带点故的一个姓。走出大门，走过一条小河，农村的房子间隔大，往往是鸡犬相闻却丝毫不

美
在民间

“月亮光光，月亮球球/三岁娃仔养水牛/水牛过沟，踩到泥鳅/泥鳅告状，告到和尚/和尚念经，念着观音/观音挑水，撞着水鬼/水鬼摸鱼，摸着团鱼/团鱼生个蛋，留给 xx 明早上送早饭！”

童年时，有月的夏夜，我们总喜欢和奶奶在院子里乘凉。月光洒满院子，一片银白，根本就不要开灯。近处的房屋、山、树棱角分明，远处的山脉，隐隐约约地氤氲在如水的夜色中。这时，奶奶总会轻摇着蒲扇，给我们念这首童谣。歌谣里的“xx”经常变换，一般是挨着奶奶最近的那一个，有时是我，有时是妹妹，有时是来听奶奶讲故事的村里的小朋友。奶奶念完了，还会拿着蒲扇，拍拍她念到的“xxx”，然后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们也跟着笑。爽朗的，收敛的；苍老的，稚嫩的；尖的，浑厚的笑声交织着，在院子里回响，然后升起来，向那轮圆圆的月亮飘去。

那时的月亮总是很圆。澄澈的蓝天里，月亮温柔地看着大地上的一切。月亮旁边，总是会飘着几朵白云，这些白云就像是月亮带着的，总是跟在旁边，好像一幅画里的一样，那幅画好像叫彩云追月吧。也有的时候，不知是云在走，还是月亮在走，月亮钻进了云里，大地上就阴暗下来。很快，月亮又从云